藏書世紀列傳　五十八之六十

廿二

漢書門 類
八八二・ 號
六七 函
一二 架
三四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八八二〇 號
三四 冊
二八六 函
八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820
冊數 34 (22)
函號 286 6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殘賊二字亦好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八

殘賊五

甯成等

太史公曰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罔甞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

林氏藏書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吏治蒸蒸以寬大不至于奸

善結驩以此行其酷

道犬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琱而為樸號為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繇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寗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上乃召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

其人此於何等

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乃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貣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取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汲黯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

後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縣無逋事舉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遺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爲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鞫曰爲死

漢史治姦姦乃有此暴行虐殘民

是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粟，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銜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陽

盜賊之魁乃漢天子自居何如也

捕盜

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縣亭長，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

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揚皆麻戊關中揚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坐法抵罪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它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司姦溫舒多諂善事有埶者即無埶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埶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埶者爲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坐法免是時上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

家直五十金廉吏也術不可不慎

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
亦以淮陽都尉死家直不滿五十金尹齊東郡茌平人也
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爲廉武帝使督
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拜
爲中尉吏民益彫敝尹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
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後復爲淮陽都尉所誅滅淮
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楊僕宜陽人也
以千夫爲吏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
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
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以

已不以爲酷吏

青救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
旗之爲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
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
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
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
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
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
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
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
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閒可得信乎

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咸宣楊人也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爲小治辯然獨宣以小至大能自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爲南陽太守以周爲爪牙薦之張湯爲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宣更爲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

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
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
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
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
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
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周中廢後為執金
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
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久任事列三
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少子
延年行寬厚云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
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
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主
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
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小羣以百數於是
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
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
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
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
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
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

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趙禹張湯

刻深者上以爲盡力無私文深者亞夫謂不可以居大府

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杜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幷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湯給事內史爲甯成掾丞相武安侯徵湯爲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奏讞疑事必豫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卽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

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當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其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不可躁是益尊任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

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辠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

小言不酬入言者堪死矣

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乃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讋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及為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謁居弟不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

譎中心之人　猶信

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巳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爲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它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知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

不治生產故也

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巳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殘賊之尤

江充

江充趙國邯鄲人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趙敬肅王太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兄父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衛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罪言充逋逃小臣苟爲姦僞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

可可傚行

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以充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上聞之以敎敕亡素也唯江君寛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
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爲水衡都尉後上
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
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
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
驗治燒鐵鉗灼强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
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
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充旣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
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
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
乃國王父子不足耶乃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由是遂敗後
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嚴延年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
丞相府歸爲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擧侍御史是時大將
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卽位延年劾奏光擅
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延年後復
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反致譴責坐法至死延年
亡命會赦出復爲掾宣帝識之拜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
又爲丞相掾復擢好畤令遷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

守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内懼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延年意怒乃出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黄金二十斤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

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内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雖子貢冉有通藝于政事不能絶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于手中主簿親近吏不得聞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故河南號曰屠伯是時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菟

兩句可刪

大是

人亦有言放下屠刀即是佛不知執着屠亦是佛業使然也若屠伯真可謂矣

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𡚁莠盛苗穢何可不鉏自矜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時年屢豐鳳皇下上賢霸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延年案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坐選舉不實貶秩延年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義無意傷義也饋遺義甚厚義愈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因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即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延年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

酷吏之得報亦重

重頓首謝因自爲毋御歸府舍毋罪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毋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

裴延齡

裴延齡河中人盧杞秉政引爲膳部員外郎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檢請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實于財用無所加也俄奏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以爲若市送百萬圍即一府百姓自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近處他時要即支用不從他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亾窮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

無政事而足財用信沐之冇

是古人材

一君之庖廚、陛下所御饔飧簡儉、以所餘爲百官廪料、殘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況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皆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産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娼愈益厚、延齡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指延齡專以憸僞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延齡又言贄等失權怨望、天子惑之、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資苛刻、又刲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詭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之屬疾臥第、使者日三四輩、既死、悼念不已焉、初陽城自處士爲諫議大夫、天下皆想望風采、既至官、日夜痛飲、韓愈作爭臣論以諷之、城亦不以屬意、及贄等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邪、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乃解、張萬福聞之、伏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

歲萬福武人自此名重天下

皇甫鎛

皇甫鎛㽵進士第累遷司農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崔羣裴度極論鎛姦邪苛刻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沼宮觀自娛鎛與程异知之故數貢羨財又賂吐突承璀爲與援以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納其言帝敕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鎛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邊士怨恨聚而焚之裴度以聞鎛指所著韡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信也鎛又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聽政貶鎛崖州司戶參軍卒泌自云能致不死藥因言天台山仙靈所居多異草願官天台乃拜泌天台刺史賜金紫諍臣固諫以爲列聖亦有寵方士者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子君父何惜乎乃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鞭笞苛急簣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之鎛與道古營解復得待詔翰林大逼自言百五十歲及鎛事敗乃與柳泌并誅泌繫京兆府獄吏責泌泌荅曰皆道古皇甫鎛教我也

蔡確

蔡確字持正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之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反以為奇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確所製樂語亦以為材薦於開封尹韓維維絳弟也維又薦之安石安石用鄧綰薦為監察御史裏行時開封府鞫伯州民訟事連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宰相吳充之子安持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府可了遂移御史臺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亦與開封府獄同事多不讐王珪奏遣確詰臺參治確遂鍛鍊成獄潤甫竘不能制畬奏確慘掠罪囚確伺知之詐使吏為使者慮問囚若稱寃輒加苦辱及帝遣諫官內侍審直囚皆怖畏言不寃矣由是潤甫均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大學生虞蕃訟其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其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胾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則一一皆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出絳知亳州而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吳充

數爲帝言新法不便確曰曹叅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所措手足乎充屢屈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柄歸中書確説王珪曰公在相位久必得中書令珪信之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顓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哲宗立確轉左僕射兼門下韓縝入相

中書用其兩姪爲列卿確風御史中丞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台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復改制也元祐元年罷確知陳州又奪職徙鄧州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知狀及確出守鄧陰與章惇邢恕等合謀謂珪當日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欲以上誣高太后下陷珪等結帝之歡以固寵專權頼故諫議大夫張燾范祖禹司諫吳安詩王巖叟正言劉安世等連上章乞正確罪乃復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確遂卒于貶所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王珪憂甚計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

有求旨而不得在三旨宰相下矣

邢賊甚可惡

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珪遂薦俞克師
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上既用兵必不召光雖召光
必不至已而果不召光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珪實爲
之而確實啓之也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率導諛將
順當時目爲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
訖領聖旨退諭禀事者云得聖旨也

邢恕

恕陽武人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之門神宗不
豫恕與蔡確密謀語宣仁后之姪公繪曰家有白桃著花
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

肩亦智

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沖幼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
此何言哉君欲禍吾家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反宣言太后
屬意雍王與王珪爲表裏恕因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
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劒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
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矣恕益無所施哲
宗立遷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
異自討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
恕對具上其藁恕遂出知隨州恕久斥外蓄憤怨間道謁
確於鄧州時確再貶守鄧也恕遂與確謀日者所造定策
事及司馬康赴闕恕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康與

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其父光門下信之恕本意謂康司馬光之子也既云爾則確定策事可信無疑會吳處厚梁燾等奏確與恕咸指康書爲証故確遂遠竄恕亦坐責監永州酒稅章惇蔡卞得政復引恕自助召爲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証宣仁后有廢立謀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軌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惇使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羅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有高士京者嘗與恕同官恕一日置酒問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爲公作此事因令所親信爲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而恕得數登對後揣帝薄惇屢言惇短故爲惇所陷出知汝川徽宗初蔡京當國經營湟鄯起恕爲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恕乞築蕭關采車戰法爲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妄而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川警奏至京師京懼恕乃奪職卒年七十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卿間而反覆行險爲司馬光客即陷司馬光附章惇即背章

停至與三禁爲心腹上詭毋后下誣忠良非宜仁后聖慈深信帝心中外咸戴則禍及宗社矣

史嵩之 附彌遠

嵩之彌遠之侄歷進士累官知襄陽府嵩之既相一時正人知杜範游似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淳祐四年嵩之遭父喪起復太學生黄愷伯等皆上書論之不報及杜範入相延徐元杰議政事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左相范鍾歸而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遂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矣詔付臨安

訟無成而死於毒者相踵

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歿以奸邪爲慮未幾腫疾暴作杜範入相八十日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未聞辨天下之大事徒聞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者絡繹於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州不守議者多歸咎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劉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

可以援蜀東可以蔽淮北可以鎮荊湖不此之圖盡措籓
離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得矣其如天下蒼生何
是以饑民叛將乘虛入擣使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江陵
之勢苟孤則武昌亦未易守荊湖之路有警則江浙諸郡
又焉得高枕而臥也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徼彊之計不可
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
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
金甌之無闕也人謂禍起蕭墻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
首爲伯父苦口極言者也居無何而璟卿又暴卒

史彌遠慶元鄞人宰相浩之子也淳熈十四年舉進士寧
侂冑誅彌遠相寧宗共十有七年寧宗崩彌遠廢濟王立
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理宗德其立已之
功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濟王竑者孝宗子魏王愷子
柄之嗣子也柄蚤封沂王初柄無子詔以竑爲其後及太
子詢蚤卜乃立竑爲皇子竑好鼓琴彌遠買媺人善鼓琴
者納諸御而厚廪其家使媺人瞯竑動息以告美人知書
慧黠竑嬖之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
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
也竑又書字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彌遠
心腹彌遠日夕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眞德秀時兼宮教因

力辭去位臨行諫曰太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不然可慮也宗子貴誠初名與莒係燕懿王德昭之後其母全氏家于山陰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彌遠府童子師彌遠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歸鄉彌遠密語之曰沂王無後宗子賢者幸具以來天錫抵紹興會大雨過全保長家保長知其爲丞相館客具鷄黍甚肅須臾二子立侍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彌遠乃使天錫密語保長載至臨安補與莒秉義郎賜名

貴誠立爲沂王後更名昀十七年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立爲皇子即帝位而廢竑爲濟王彌遠及鄭清之之謀也

陳明卿曰卓吾既罵道學不宜賊邪恕矣賊邪恕矣不宜罵道學矣

藏書賊臣傳卷之五十八終

藏書賊臣傳卷五十九

逆賊六

董卓

董卓臨洮人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中平三年韓遂馬騰反圍陳倉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幷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宦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

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請收讓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迎帝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辨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廢帝爲弘農王而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又以何太后踧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遷於永樂宮遂以弒崩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大掠淫虜婦女謂之搜牢人情崩潰卓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恣意殺虐時有會於社下者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時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初入京師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

士任吏部尚書周毖侍中伍瓊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兖州刺史孔伷爲豫州刺史張咨爲南陽太守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爲内主黄巾餘黨又衆十餘萬轉寇太原破河東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太尉黄琬司徒楊彪爭之不能得而伍瓊周毖又固諫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吾用善士而諸君到官卽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毖而遷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於是盡徙洛陽數百萬人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

籍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洛陽宮廟官府人家二百里内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而入長安百官奉迎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蓋兄弟諸子皆典兵事結壘于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横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時王允與呂布及僕

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
布乎布乎三年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陳兵夾道自壘
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
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
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偽着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
將至馬驚不行怪之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
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
賊卓大罵曰庸奴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
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
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塡滿街肆乃

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
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又聚董氏之尸焚之塢中珍
藏有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繢縠紈素奇玩如丘山積
呂布五原人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甚
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會進敗董卓誘
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
行止嘗以布自衛布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
得免而改容謝卓卓亦解布由是陰怨卓卓又使布守中
閤而私與傳婢通又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見
殺之狀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

爲内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且
不暇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許之乃與殿門刺殺卓
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封温侯及卓將李傕等相結還攻長
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
南陽袁術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恣兵抄掠
術患之布復去從張揚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揚諸將皆
欲圖之布懼謂揚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
生賣布可大得爵寵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
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嘗御良馬號曰赤兎能
馳城飛塹與其健將數十騎馳突燕陳一日或至三四皆

斬首而出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布
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
圖已乃使人皷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及夜起兵而布已亡
歸陳留太守張邈矣邈與弟超及陳宮等迎布爲兗州牧
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兵擊布時劉備領徐州
居下邳與袁術相距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許
助軍糧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
西飢困請降於布布亦恚術糧不復繼乃具車馬迎備以
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害復遣
人與布求婚而遣紀靈等將步騎二萬攻備備求救於布

布謂劉曰玄德布弟也今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
喜合鬭但喜解鬭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彎弓顧謂曰
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鬭布一
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遂罷去及術遣韓胤來迎婦陳珪
不欲布與術成姻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
軍宜與協謀今與袁氏姻必受不義之名矣布亦素怨術
而女已在途乃追還執胤送許曹操殺之陳珪復使子登
詣操因言呂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操拜登為廣陵太守
臨別執登手令陰合部衆以為內應將布因登欲求徐州
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布協同曹操絕婚公路

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
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
飽則將噬人曹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即
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與
韓暹楊奉連勢攻布布時兵只二千馬四百疋懼不敵謂
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
合之師爾謀無數定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埶不俱棲立可
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暹奉大喜遂共擊術建安二年
布復從袁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操乃自將擊布至
下邳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

於拷深沮其計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于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已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曹操圍城三月上下離心布乃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流涕布及宮順皆被殺卓吾曰此段妙甚英雄問答如見也

王敦

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

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帝初鎮江東以敦爲元帥進
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
專擅之迹肇矣時劉隗用事頗踈間王氏敦上疏訟導功
德表至導封還敦敦復遣入奏敦初有重名又立大功既
專閫外之寄手控强兵羣從貴顯故帝畏而惡之而引劉
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不能平將作亂謂謝鯤曰劉隗姦
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
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即率衆內向以誅隗爲
名帝遣王廙往諭敦敦不從復留之廙更爲敦用及敦至
據石頭歎曰吾不復爲盛德事矣放縱兵士大肆劫掠內

生平未嘗作盛德事

外百官皆奔散刁協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
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敦自西
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敦時患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
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至是敦
以太子有勇略欲誣以不孝罪廢之得溫嶠辨說敦謀乃
沮敦遂收周顗并戴淵殺之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
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
仁情不能已因數敦曰公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
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小兒狂
悖至此王導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敦曰脚痛孰如

頸癤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朝行暮改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言曰公至都來稱疾不朝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自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竟不朝而去還屯武昌以兄含爲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憤成疾而崩太寧元年敦移鎮姑孰明帝使侍中阮孚賫牛酒犒勞敦稱疾使主簿受詔敦以王導爲司徒而自爲揚州牧又以王含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以沈充錢鳳爲謀主鄧嶽周撫謝雍爲爪牙敦無子養含子應爲子及敦病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我死之後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戸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帝欲討敦知其爲物情所畏乃僞言敦死下詔討鳳等餘皆不問敦聞詔病轉篤乃以含爲元帥上疏罪狀溫嶠導遺含書曰今日之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今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先帝中興遺愛在人

聖主聰明思與賢哲弘濟時艱劉遐蘇峻不謀同辭導雖不武情在寧國謹明目張膽以爲六軍之首矣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及含軍敗敦聞而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俄而敦死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

桓溫　桓玄

桓溫桓彝之子也生未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

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溫蘇峻之亂彝守宣城爲峻將江播所害及溫年十八而播已死播子彪兄弟三人常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以進手刃彪并追及二弟皆殺之時人偉焉溫豪爽有風槩面有七星劉惔嘗稱之曰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還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庾翼常薦溫於明帝曰桓溫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婿畜之翼卒以溫爲荊州刺史假節永和二年溫帥衆伐蜀時朝廷以蜀險遠溫兵寡少而深入敵場將佐亦以爲不可獨江夏相袁喬勸之曰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

胄中不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
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李勢無道臣民
不附戰備不修若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可一戰擒也溫
從之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
袁喬曰今懸軍深入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若
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
溫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溫三
戰三捷李勢悉衆與溫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
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至晉壽
葭萌城勢乃面縛輿櫬請命溫解縛焚櫬送於京師振旅

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溫
欲率衆北征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有盛名乃引
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溫甚忿恨然素知浩弗之
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
已八州士衆資調皆不爲國家用溫遂復統步騎四萬發
江陵伐秦秦王苻健深溝自固芟苗清野溫軍糧不屬而
還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是征還於北
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
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整理衣冠又呼問
之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

短聲甚似恨嘆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溫欲修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朝廷憂懼將遣侍
中止之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
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
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
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也溫復自江陵北伐師次伊水
姚襄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披甲督諸將奮擊襄大敗
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謁先帝諸陵遂旋軍升平中改
封南郡公溫或臥對親寮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
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太和

四年溫請與郗愔及刺史桓沖袁真等伐燕自兗州入郗
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至金鄉天旱水
道絕溫使人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引舟自清
水入河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
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眾直趨鄴城
溫又不從七月溫至枋頭與燕慕容垂戰不利糧儲復竭
乃焚舟棄輜重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
諸將爭欲追溫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必嚴設備簡精銳
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俟其力盡氣衰然後擊
之乃帥八千騎徐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

曰可擊矣乃追及温于襄邑范陽王德先帥精騎四千伏于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温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又邀擊於譙破之死者復萬計温初欲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名位頓減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温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笫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諷褚太后請廢帝立會稽王昱温乃集百官于朝堂宣太后令廢帝復弑之并殺其母及三子而立簡文及簡文帝崩孝武即位温入朝赴山陵或云因此欲殺王謝内外懷懼温既至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衆亦見温將拜時頻言臣

不敢温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涓肥而短温云向亦在帝側初殷浩爲温所廢死浩子涓不詣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見涓爲祟遂遇疾死桓冲先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爲汝處分冲後代温鎮姑孰既居任盡忠帝室桓玄温之孽子也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登高望震澤而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及殷仲堪失職倚玄等爲援乃以子弟交質共相結約推玄爲明王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詔以玄

都督荊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玄上
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
玄遂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建牙聚衆外
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也元興初司馬元顯稱詔伐玄玄
欲退保江陵以待之長史卞範之進説曰公英略威名振
于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
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
弱者乎玄大悦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至新
亭元顯自潰玄遂入京師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
之思寧一及玄初至黜凡佞擢儁人京師欣然已乃陵
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而朝野復失望矣
十一月玄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
已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立郊登壇篡位玄自篡盜之後
驕奢荒侈游獵無度以夜繼晝百姓疲苦思亂者十室
八九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遂誅玄

安祿山史思明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祿山悍忍多智善測人情通六蕃
語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壯其語
因釋不殺祿山遂乞與守珪爲養子擢幽州節度副史御
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媚事之多出金帛結

祿山黨皆俗流一充長安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而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慮

其左右利貞入朝盛言祿山乃授營州都督自是使者往來一口同稱玄宗始以爲才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又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三年祿山入朝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長官御史中丞俱餞鴻臚亭祿山陽爲不敏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堪委托願以身爲陛下死天子以爲誠憐之令見太子不拜祿山曰臣不識太子何官也帝曰太子者吾百歲後將付以此位者也祿山卽佯驚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當萬死乃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貴妃兒每拜必先妃而後

臭味

帝帝怪之祿山對曰蕃人先母而後父帝大悅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祿山恃恩入謁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磬折林甫與語揣知其意便迎折之祿山大駭故每見林甫雖盛寒必流汗林甫亦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己袍祿山大德林甫呼爲十郎祿山還鎮留麾下駱谷居京師駱谷每奏事還祿山必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晚益肥腹緩及膝舊兩肩若挽牽者然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荅曰唯赤心耳

安祿山請除所部將士將軍五百餘人中郎將二千餘人又請以番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其反明甚殊不必裴士淹馮神威再至范陽也獨朝廷所以應之者无可笑耳當吉溫受韋陟賂事祿山訟諸朝而死所

帝為起第京師服御等雖乘輿不能過焉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又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結契丹諸酋大置酒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之審即賜祿山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東平郡王九載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傲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祿山中流矢走平盧祿山不得志乃上言欲悉兵討契丹以報帝詔朔方節度使阿布思會討之布思多權略祿山素忌其才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轉入漠

闘其挑怒一也不捕祿山而捕其客李超等致其子慶宗密告范陽二也揚國忠常見素勸上除祿山平章事召請闕而以賈循呂知誨楊先劇分其勢已草制而後留不發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偕察

北為回紇所畧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之衆兵益雄愈偃肆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皆不信至是國忠建（使林甫在未敢爾也）言乞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得其謀即馳入謁帝意遂安十三載來朝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因是必欲殺臣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詔還鎮又請為閑廐隴右羣牧等使祿山既摠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他

其变致璆琳変厚賂盛言竭忠奉國三也及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毎匹執轄夫二人爲河南尹奚珣所告上稍寤会璆琳賄事亦竟上託他事撲殺之激之使變四也手詔祿山朝且曰朕新爲卿作陽如閒

日二人見上言曰臣有一策可以坐消祿山反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又不發更遣中使以珍果賜祿山欲以潛察其變中使受賂還言祿山無反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保無異志卿等勿憂也冬十一月祿山反范陽祿山許爲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將兵入朝討楊國忠遂濟河下陳留滎陽遂入關上走蜀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猶未食民獻糲飯雜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

與児九此李泌討閒羅取前後叛者二十萬國忠落敗日山益觀中國無人六也史言國忠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此語覺過

播越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寧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百姓皆走驛館無烟相與枕籍而寢貴賤無復辨識矣次馬嵬乃賜國忠及貴妃死祿山遂僭號東京是年太子即位靈武時賊將既陷長安日縱聲色財利故車駕入蜀無進躡之患肅宗北行亦無西顧憂祿山既老愈肥目復盲又得疽疾性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祿山子慶

緒乃與李豬兒共殺祿山慶緒襲位後爲官軍所敗走歸史思明思明殺之祿山父子僭位僅三年

史思明突厥種與安祿山共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故長相善爲互市郎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思明紿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之邏以爲然送至王所思明見王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其眞使者卒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步將鎖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擒之以贖罪詠王曰從我者雖多然可與見天子者惟高耳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與之俱既至平盧思明密遣人謂戎王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爲盜請備之王潛師迎犒殺其衆囚高以獻張守珪奇其功表爲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方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祿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已復留思明守范陽祿山陷兩京常以橐駝載禁府珍寶貯范陽思明見其富强惆然欲自取之遂殺慶緒而并其衆欲遂西略恐根本未固乃留子朝義守相州而自引還更國號大燕自稱應天皇帝上元三年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震恐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朝義攻陝敗退壁

永寧思明大怒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又曰朝下陜夕斬是賊朝義懼駱悅等共說朝義召曹將軍同討大事悅遂縊死思明朝義即位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朝義與官軍戰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止幽州自縊死懷仙斬朝義首傳長安父子僭號凡四年

李希烈

李希烈遼西人初從李忠臣戰河北有功忠臣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其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横其子爲牙將暴横又甚於父希烈因衆心怨怒遂殺惠光父子而逐忠臣代宗乃以希烈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以永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從鎮汴州希烈於是帥所部兵三萬從鎮許州而遣所親請李納與謀共襲汴又密與朱滔等交通滔與王武俊田悅聞希烈軍勢盛相與遣使勸希烈稱帝希烈遂自稱天下都元帥建中四年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又遣別將四出抄掠取尉氏圍鄭州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大震上以哥舒曜爲東都節度使將營兵萬餘人討希烈曜至郟城遇希烈前鋒將陳利貞擊破之希烈勢小沮曜翰之子也二月曜克汝州擒周晃進至襄城三月江西節度使曹王皐敗希烈將韓霜露于黄梅斬之拔黄州進拔蘄州及

荊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于安州大敗伯儀僅以身免上乃以神策軍使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討希烈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帥奴馬自備資裝從軍上又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於是愁怨之聲盈于遠近八月希烈將兵三萬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李勉及神策將劉德信將兵救之劉德信及宣武將唐漢臣與賊將李克誠戰敗於滬澗時李勉奏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則襄城自解方遣二將趣許未至數十里上又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返無復斥候故克誠伏兵邀之殺傷大半漢臣奔大

可方薛景仙

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闕汴軍由是不振襄城益危上方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兵仍挾朱泚為亂上西走奉天襄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性慘酷臨陣殺人血流滿前而飲食自若以故人畏之為盡死力於是乘襄城之捷進攻李勉驅民運土木築壘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謂之濕薪遂陷大梁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惟曹王皐數遣使間道貢獻李希烈攻逼汴鄭江淮路絕朝貢皆自宣饒荊襄趣武關皐治郵驛平道路然後往來之使通行無阻希烈既恃兵強遂謀稱帝號大楚遣其將楊峯齎赦賜陳少游及壽州刺史張建封建封執峯

狥軍腰斬於市共以少游與希烈交通之狀聞上悅以建封爲濠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希烈乃以其將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將步騎萬餘人先取壽州建封遣將守霍丘秋柵少誠不能過乃南寇蘄黃欲斷江路時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財賦泝江詣行在至蘄口遇賊兵曹王臯遣蘄州刺史伊慎將兵七千拒戰大破之少誠脫身走包佶乃得前希烈又以夏口上流使其驍將董侍募死士七千人襲鄂州刺使李兼偃旗臥鼓閉門以待之侍撤屋材焚門兼帥十卒出戰大破之上以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於是希烈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敢復有窺江淮之志矣劉昌與曲環等又乘勝進攻汴州希烈乃懼奔歸蔡州兵勢日蹙會有疾犬將陳仙奇使醫毒殺之始希烈入汴强取參軍竇良之女女顧其父曰愼無戚我能滅賊女因稱仙奇忠勇可用故希烈任之而妻亦竇姓素與女歡洽及希烈有疾竇女乘閒謂仙奇妻曰賊雖强終必敗可如何妻以告仙奇仙奇始悟故用計殺之希烈已死子不肯發喪欲悉誅諸將而自立適有獻桃者竇女請分遺諸將仙奇妻因蠟帛丸雜果中出仙奇乃率兵入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拜淮西節度使

女子好幹事

妙

朱泚

內外合

朱泚、幽州人、與弟滔並爲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爲節度使
頗委信泚、大曆七年、希彩爲其下所殺、泚衆方外屯、而滔
主牙兵、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
眙、因共請泚、推知留後、有詔、即拜盧龍節度留後、三年、泚
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
泚倡諸鎮、身入衛、既至見內殿、賜賚甚厚、泚之來、滔攝後
務、稍稍剪落泚牙角、泚自知爲所賣、乃請留京師、帝因授
滔節度留後、而進泚太尉、及滔合田悅以叛、陰遣人與泚
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之
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焉、及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京兆尹
供軍、衆怒供給粗糲、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
死敵、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邪、今瓊林大藏庫、寶貨如
山、乃盡甲反旗而鼓、劫令言西行、殺使者、薄丹鳳門、帝倉
惶出走、夜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復疾趨奉天、都虞候渾
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乃帥
家人子弟俱奔奉天赴難、令言遂突入含元殿、掠宜春苑
人諸宮嚴兵自固、而未有所屬、恐不能久、以泚昔在涇原
有恩、且失權日久、乃相聚而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則
事可濟、令言遂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肯、許第留使者

飲以觀衆心是夜令言復率數百騎往見泚泚即擁徒衆
向闕下舍前殿總六軍僭即帝位國號大秦而自將兵偪
奉天時四鎮合兵萬人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入
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
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掎角以分賊勢盧杞曰漠谷
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之倘出乾陵恐驚陵寢
瑊曰自賊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
危急救兵至者惟四鎮耳若得營據要地則泚易破也杞
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四鎮兵過是自驚陵寢不可
上乃聽杞兵自漠谷進果爲賊所邀是夕四鎮軍潰退保
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初上至奉天詔
徵近道兵入援有言朱泚爲亂兵所立欲來攻城者盧杞
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
信之至泚僭位報聞盧杞自志貞又言於上曰臣觀朱泚
心迹必不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
臣皆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溆獨請行上悅之溆退而告人
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非不知往而必死但恨
舉朝無蹈難之臣耳遂奉詔詣泚泚陽爲受命館溆於客
省尋殺之及泚圍奉天帝卒不詰問杞

王陵殺母逆賊

題曰好

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
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
擊項籍陵廼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
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
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
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安
國侯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
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不可於是呂太后欲廢陵廼陽
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
十年而薨

趙苞啖名客殺母

趙苞字威豪其陸東武城人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恥其
門族有宦官名勢絕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
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到官
明年遣使迎母及其妻子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塞寇
鈔苞母及妻子皆爲所刼載以擊郡苞率兵二萬與賊戰
賊出母示苞苞悲號告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
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
忠節母遥謂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不得相顧昔王陵母對
漢使伏劍以固陵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母妻

皆爲所害

温嶠殺母

温嶠字太真、太原人、嶠風儀秀整、善談論、見者皆愛之、平北大將軍劉琨請嶠爲參軍、將兵討石勒、有功、屬二都傾覆、元帝初鎭江右、琨乃以嶠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擧朝屬目、帝器而嘉焉、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行、至是聞母亡、乃苦請北歸、詔不許、嶠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太子卽位、嶠拜侍中、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

此人不是誠の處へ經濟名臣

甚爲王敦所忌、敦因請嶠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知其不可諫、乃謬爲恭敬、綜其行事、干說密謀以附之、又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亦與嶠深相結、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公宜自選其人、敦問誰可、嶠曰錢鳳可、鳳亦薦嶠、嶠僞辭之、敦不聽、遂表嶠補丹陽尹、嶠懼錢鳳或豫爲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卽飮、嶠僞醉以下版擊鳳墮幘、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飮耶、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四、然後卽路、及發、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密而與

庾亮深交恐未可信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便相讒貳
乎嶠既至具奏敦逆謀敦聞與導書曰大眞別來幾日作
如此事乃表誅嶠又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
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賊不得渡嶠遂率衆
與賊夾水而戰先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
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明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
曄卞壼等同受顧命咸和初爲江州刺史鎭武昌嶠聞蘇
峻之徵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蘇峻果反
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
等率州師來赴難復遣王愆期等往要陶侃侃恨不受顧

能受盡言

命不肯出兵嶠乃遣使告侃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嶠部
將毛寶謂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假令可疑猶當
外示不覺況自作疑耶遽宜追改務期同發也嶠意悟即
追使改書侃乃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
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洒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鎭時陶侃雖
許自下而未發復遣追其督護龔登以還嶠重與侃書曰
大軍有進無退宜增而不宜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
剋後月半大舉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
於此大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
頃者相顧綢繆情深義重一日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

剩心在此句

況當社稷之難乎念僕偏當一州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
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逼强胡東接逆賊將來之危乃當甚
於此州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
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舉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
慈父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
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願切齒今日進討若以
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
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故嶠激
厲之侃遂率所統與嶠同人赴難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
里直指石頭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
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也及聞嶠至峻乃遷
帝石頭是時義軍屢戰失利軍食亦盡陶侃怒曰使君前
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
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西歸矣嶠
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
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勇而無謀今挑之戰可一鼓而
擒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
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今之事勢義無旋踵公若違衆獨
還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不能對嶠
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

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
石頭庾亮與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峻時方勞將
士因醉突陳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
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
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遂破賊石頭而滅之嶠加散騎常
侍封始安郡公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
還藩至牛渚磯水深不測有云其下多怪物嶠燬犀角照
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是
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隔別何意相照也嶠意甚惡因齒
疾至鎭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三江州士庶聞之莫不垂泣

子放之嗣爵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牋
曰放之温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騎竟
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
別駕阮朗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
而還卒于官

晉書逆賊傳卷五十九　終

毛仲宴客宋璟不至李適之子衛尉少卿霅召賓客畏林甫無一人至者力士西京作寳壽寺寺鐘成舉朝畢集上或時不視朝百官皆集林甫第次相陳希烈終日坐

奸賊七

李林甫

林甫、唐宗室、時武惠妃有寵、子壽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也、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休具詔、武氏擿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黄門侍郎、尋爲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會帝

在府無一人王者哉呼此士大夫廉耻得失之辨也玄宗先爲毛仲邀琛又爲祿山置宴堂堂天子却做一個邀客舍人可悲也

羅希奭所過殺遷謫者李適之仰藥于宜春王琚縊死于江華行揖安陸

欲進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持不可、林甫爲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而善之、由是疏薄九齡、與裴耀卿俱罷、而專任林甫、相仙客、初三相就位、二相磬折趨而入、獨林甫在中、軒驁無少讓、喜津津、觀者竊言一鵰挾兩兎矣、少選傳詔出耀卿九齡俱罷、林甫嘻而笑曰、尚左右丞相耶、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寃之、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恐及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故使堅任要職、欲覆其家、以擅東宮、及搆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太子、杜良娣、其父有隣與婿

幾佈殺裴寛李適之子霅迎父喪至東京李林甫令人誣告杖死河南府

上令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試以詩賦論策…人及第林甫奏野無遺賢上表拜賀在朝者既詳鋤殆盡而在野者又拔絕不遺無

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株連殺之、太子又出良娣爲庶人、得無事、未幾、林甫擿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嘗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而斥忠嗣、林甫又白帝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爾、林甫一日從容言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勲力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曰、慶王往年獵、爲豹傷面甚、林甫對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之、曰、朕徐思之、然太子以謹孝聞、内外無異言、故飛語終不得入、林甫性陰賊、忍誅殺、同

仁賢何以國乎先是九齡爭張守珪爲相茲復爭朔方節度牛仙客爲尚書致上曰事皆由與卿又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此豈對宰相語而林甫遂得希指其間益九齡意不欲玄宗重邊功而

時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殺楊慎矜張瑄等緣坐數百人相繼誅戮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爲爪牙興大獄衣冠累息適之子霅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終無敢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欲排構大臣卽居之子岫爲將作監嘗從游後圍見輦重者跪而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斥已卽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試問竟無一中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留才故事宰相皆元功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怨者

君臣相構則奸人之藉矣然九齡再以語懟上而上猶三詢及林甫九齡語愈峻益是時卽上意亦借指林甫一着傾九齡假手于林甫耳嗚呼惜哉上之欲傾九齡者爲壽王也

衆恐刺客竊發出入騶騎先驅百步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帝或不朝羣司百官悉走其門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一人謁者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諫官無敢正言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卽斥爲下邽令因以語動衆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由是諫爭路絕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爲上將皆大臣摠制之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等皆自節度使入相天子

太子之立非林甫意常有動搖之志而韋堅又太子妃兄會皇甫惟明破吐番獻捷勸上去林甫林甫乃使楊愼矜容伺所爲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愼矜發其事以爲堅戚里不應與邊將狎暱林甫因奏堅與惟明共欲立太子堅惟明下獄上不顯其罪貶官有差按此衆忠王亦岌岌矣幸武惠妃不在耳上又新幸楊妃惧人議其後不應有復廢太子之舉然太子素謙謹而上已屬

林甫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卽說帝曰以以陛下雄材國家富
強而夷狄未滅者繇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肯先身也不如
用蕃將彼生而雄健養馬上長行陣若陛下感而用之夷
狄不足圖矣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
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爲大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
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林甫爲之也李適之旣與
林甫有隙適之又領兵部尚書林甫乃使人發兵部銓曹
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尹蕭炅炅使法曹吉溫鞫
之溫入院先於後廳取二重囚譏問或杖或壓號呼之聲
所不忍聞兵部吏素聞吉溫慘酷及引入皆自誣服頃刻
獄成而因無榜掠適之遂得罪後林甫求治獄吏於炅炅
薦溫林甫大喜溫語人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
也時又有羅希奭爲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遷
殿中侍御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無能自脫者時
人謂之羅鉗吉網適之貶宜春羅希奭自青州如嶺南所
過殺遷謫者無數牒至宜春適之鄭藥自殺適之子霅迎
父喪至東京林甫使人誣告霅亦杖死於河南李邕裴敦
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
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

盧杞

心千三千雖百林甫無能如之何矣章仇兼瓊因鮮于仲通以交楊釗因釗以言貴妃而釗且出入禁中與控蕭正好配伏俱侍郎也嗚呼千金為子西游小者貴官大者亦困矣史稱九齡節挺之曰

杞祖懷慎也父奕死安祿山之難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耻惡衣菲食人咸謂有祖父風節藉蔭為遷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命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請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俄召為御史中丞論奏合帝意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未半歲杞譖罷炎炎卒遂死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會李希烈逼東都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驕將恃功驕慢誠得儒惟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

李向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挺之素薄林甫竟不之詣按九齡如何亦有此語豈欲挺之屈與交好如鄭寄之說呂祿耶不然必史氏誤書也

名重海內人所信服上以為然即令宣慰其軍卒為希烈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杞畏其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遂卒于行是時兵屯河南財用月急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長安為閉肆民心愁怨贊術大窮於是間架除陌之稅行矣所謂間架錢者其法屋三架為間上稅間一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籌入第室計之隱不盡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所謂除陌錢者公私貿易舊法千錢算二十請加五十主儈洋所售入其算有司其自相市為私

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王儉得操其私以爲奸其倡和造作以召怨階亂皆杞爲之後帝出奉天杞從上卒迫走出百僚諸王鮮有知者李懷光自河北還平奉天之難杞懼其入朝有所關說譖帝詔懷光無朝京師進屯便橋乘銳破賊以致懷光怏怏自疑遂謀反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讙沸皆指目杞帝不得已貶杞新州司馬然尤念之乃因與元赦令徙杞爲吉州長史杞喜曰上必復用我矣貞元元年詔拜杞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不肯草詔乃改爲澧州別駕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有病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即屏去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得權吾族無類矣

秦檜湯思退附

秦檜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二帝北遷金以檜及孫傅張叔夜何㮚司馬朴從至燕山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撻懶攻山陽檜遂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入見拜禮部尚書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謂檜與㮚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撻懶縱之亦必質親屬安得與王

透語

檜不罷相虜使之也

氏偕行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其通
虜明甚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
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發檜曰今非相不可行也八月拜
右僕射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檜風其黨建言周宣
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並任宜分內外頤浩遂建
都督府於鎮江高宗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
蠡之分職可也二年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檜罷前一日
上謂直學士綦崈禮曰檜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
豫若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乎檜又言爲相
數月可以聳動天下今未有也崈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擿

告中外然後知上亦疑檜之姦矣五年上駐蹕平江復召
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即日授檜樞密使會浚求去
帝問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
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故鼎復相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甚相
得浚先達力引鼎浚又嘗盛稱檜於鼎鼎曰此人得志吾
人無所措手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至是檜鬪浚
言深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因以激怒
鼎使擠浚也鼎素惡檜至是反信檜卒爲檜所傾云八年
拜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憂之曰姦人相矣金使來
議和與王倫偕至檜與宰執共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

首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既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決矣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預之鼎遂力求去出知紹興府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士以議和論不合者咸相繼去位矣檜方挾金人自重至是欲上行屈已之禮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時諸將所向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岳飛還行在楊沂中還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曰

呿不能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檜盡收諸將兵詔給事中范同令諸將入對岳飛至入對曰如今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卽了耳檜頷之於是世忠俊並爲樞密使飛爲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荅詔視常期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檜别下詔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俊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于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受元樞之制以出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是密院之人三帥始知兵柄見奪洪皓歸自金致金酋室然寄聞之語檜聞之深以爲憾令李文會論之皓

遠貶英州後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舉朝上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故我便要殺你自是檜出列大兵長挺以自衛自檜擅政屏塞人言故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許人陰私以取寵求媚中有一二恐觸忌諱只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至有請檜乘金根車置益國官屬并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刼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筆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

積不易相是金人成約非關次翁引存

即捕治之又陰結內侍及醫師伺上動靜郡國大事只申臺省至上不聞也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收他語惟盛稱秦檜勲業明日檜入忽問曰昨日奏事甚久執政皇恐曰某惟誦太師勲德語終即退實無他言檜嚬笑曰甚荷葢已喚言事官上章矣執政甫歸閣彈章副本已到其忮刻如此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柔佞易制之徒言官聽檜彈擊者輒以政府與之故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二人然甫入即出或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朱子曰秦檜劫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膝

襪中帶七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但到這田地七首也如何使得高宗初見檜能擔當和議遂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檜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檜皆擯去之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了

李生曰使秦檜不死高宗有寒心矣使檜幸而永年高宗不壽檜不但欲受九錫已也檜之所以竭力事金者異他日如契丹立石敬塘爲晋帝故事耳其設心未嘗不欲安坐而亨張邦昌劉豫之貴也趙鼎諸人不學無術不能知人相幾盡在其術中而不悟悲夫

湯思退處州人秦檜當國惡直醜正必不與巳違異者始久於用時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董德玄及思退至臥內贈以黃金千兩德玄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他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檜金非檜黨也信之拜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詐傾邪專附秦檜父子乃罷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孝宗召思退復相之時金來索海泗唐鄧四郡上不許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許割棄四郡與金復啓令孫造諭金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思退督江淮軍思退辭不行言者因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以憂悸死

藏書親臣傳卷六十

一太子

戾太子據

據之母衛后也元狩元年立爲太子年七歲矣初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太子既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

誅得妙武帝知此安得有[illegible]益文臣之事

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後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平憣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多毀之以故太子譽少毀多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少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真大聖有涕泣處而佯笑語上知其情乃誅融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作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

爲咒詛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寤驚悟因是體不平武帝末江充用事後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祝詛窮治其事皆坐誅充既知上意復白言宮中有蠱氣上使案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銅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宮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蠱不知巫置

之邪將實有逆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乃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斬充以狗炙胡巫上林中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門毋令反者得出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發兵至長樂

漢嘗賜三老果得其用亦何滅於四皓哉

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太子兵敗亡不得詔收后璽綬后自殺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小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有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何者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

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
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唯陛下寬
心慰意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太子之
亡也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
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
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
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鬬死
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封李壽為刊侯
張富昌為題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
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
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族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上憐
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
悲之戾太子既死上乃立皇子弗陵為太子而使霍光輔
之初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宮任身
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
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其弟
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多過失是歲鉤弋夫人
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
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

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
眞○聖○入○
不得活即賜死頊之帝閑居試問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

太子勇

勇小名睍地伐隋文帝簒位立勇爲太子帝嘗謂羣臣曰前代帝王溺於嬖幸故特有廢立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親兄弟也勇解屬詞賦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而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疋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妃忽遇

許偽

心疾薨獨孤獻后意太子妃有他故於是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妾備員數而已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而愈稱晉王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爲儉素接朝臣禮極卑聲名出太子遠甚臨還入內拜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每恐讒譖出於杼軸鴆毒遇於盃杓也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本無病痛忽爾暴亡何因復于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許大苦痛也晉王知后意移因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素約

令喻旨於楊素具言皇后此語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
王孝悌恭儉欲用以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
順其新婦亦可憐我有時遣婢去常與之同寢食豈如睍
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酣宴昵我所以益憐阿麽者常恐
暗地殺之素既知其如此節盛言太子不才以激怒后后
始有廢立之謀矣帝亦惑之遂疏忌勇乃於玄武門達至
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察太子動靜又東宮衛人及侍官已
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
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以告楊素於是內外
諠謗過失日聞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

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愁
苦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
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臥乃令楊素陳東宮
事狀以告近臣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楊素又鍜鍊以
成其獄勇以故遂敗勇既廢爲庶人再拜謝曰臣合尸之
都市爲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左
右莫不憫嘿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
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勇自以廢非其罪升樹叫
呼欲聞于帝冀得引見楊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癲鬼所
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後帝遇疾於仁壽宮廣

入侍姦亂事聞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暴崩太子不發喪僞勑賜庶人死

太子建成

唐高祖即位立建成爲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與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會劉黑闥亂河北珪等說建成曰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非有功德爲人所稱道今黑闥痍叛殘孽可請往討之以自爲功建成遂請行敗黑闥于洛水于是建成等私募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爲宮甲又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内之宮内一日與秦王晏飲以毒酒進王王因中毒衉血數升扶病而歸帝來問疾因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之力將定東宮爾又亟讓故成爾志今太子之立既多歷年吾重奪之觀爾兄弟終不相下奈何武德九年建成元吉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幷爲書招之敬德辭以告秦王王曰公心如山雖積金至斗公終不移相遺但受且得以知其陰計不然禍將及公矣旣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不敢入而止元吉又譖敬德於上前上將殺敬德賴秦王固請得免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元吉遂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叔寶等偕行仍簡閱秦王帳下精鋭之士

以益其軍元吉既謀得秦王驍將精卒因與太子謀欲待秦王出餞昆明池即使壯士拉殺之而以王暴卒奏聞長孫無忌等知之乃勸秦王先事圖之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太子比聞護軍薛實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矣亂心無厭何所不至大王奈何狥匹夫之節忘社稷之大計乎秦王命卜之幕寮張公瑾自外來取龜投地曰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已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秦王於是秦王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相負今欲殺臣以爲世充建德報讐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乃俱入趣玄武門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秦王大呼元吉張弓欲射秦王再三不能彀於是秦王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士繼至復射元吉墜馬會秦王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秦王敬德躍馬叱而射殺之上聞之大驚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是此事蕭瑀

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宿心也癸亥立秦王爲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太宗立追封建成爲息王謚曰隱

太子忠

忠高宗長子高宗始爲太子而忠生王皇后無子后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已請於帝得立爲太子及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武后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育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爰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胤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爲孽奪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瑤嶽韜峯臣以愚誠竊所未解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暉宜息安可以茲傷績叨據溫文國有諍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彊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美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裳衣使違方於震位蠢爾黎庶云誰繫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忠於是降封梁王麟德初官者王伏勝得罪於武后敬宗乃誣忠及上官儀與伏勝謀反賜忠死明年太

子弘表請收葬許之

太子弘　天生大賢

弘武后長子也顯慶元年立爲太子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而廢卷曰聖人垂訓曷謂書此瑜曰聖人作春秋要使惡名不得滅於後世耳弘曰然所不忍聞也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參不入殿下睿孝天性如此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太子聞蕭妃女義陽宣城二公主幽于掖廷年巳四十不得嫁惻然爲之請於武后后怒即以當上衛士配之太子由是失愛太子又請以同州沙苑分假貧民帝大悦語侍臣曰弘仁孝恭讓未嘗有過也而后將騁已志怨弘奏請數拂旨上元二年從幸合璧宮遇酖薨聞者莫不痛之

太子憲　亦是大賢

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爲太子矣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未知所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先有功使付授非宜海内失望因涕泣固讓平王睿宗乃許之而復立平王爲太子太子兄弟五人俱先賜第于上都隆慶坊號曰五王宅至太子又製爲長枕大衾日與諸王臥起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而賜憲及

倶非休

薛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於安興坊二坊環列宮側玄宗於宮西南置樓置其西曰花蕚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時登樓聞諸王作樂則召升樓相與〔唐虞世界〕同榻而坐或就而幸之賦詩燕飲賜與金帛極歡而罷諸王日朝側門既歸即具樂歡讌或擊毬或時鬬雞馳逐鷹犬所至上輒遣使勞賜相踵也世謂天子友愛古無有者憲尤謹畏不敢干政上益信而重之後申王等皆薨唯憲獨存上親待之愈厚薨時年六十三開元之十四年也上以憲實讓天下非大號不稱追謚曰讓皇帝

太子瑛

瑛玄宗太子也初瑛母以倡進得幸生瑛及爲臨淄王別以色選得幸生鄂光二王既而武惠妃有寵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絶等而太子及二王以母失職皆無寵惠妃日夜伺太子短譁爲醜語泣訴于帝帝怒召宰相議廢之中書令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陛下奈何一日欲棄三子乎帝默然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揺妃意二十五年妃復搆太子有異謀妃因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盜請介以入太子信之妃因走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已具甲而來矣帝使中人視之果然遽召宰相林甫議之遂並廢爲庶人尋遇害故天下號三庶人

焉歳中惠妃數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召巫祈請改瘞而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後祟乃亡

李卓吾曰明皇待諸弟如此其仁愛待諸子如此其不仁何相悖也嗚呼讓皇帝於是為不可及矣非讓皇帝有太伯叔齊之賢則明皇之視諸弟不難於諸子矣

陳明卿曰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豳王守禮上從兄也上為長枕大被與偕寢殿中設五幄成器善笛範善琵琶上操絲竹和之親為業煑藥吹風火鬚上之友愛如是然實懼禍耳蓋上既廢立長之條而引立功之典諸王皆壯齒不無疑懼太平公主雖罪惡不赦而骨肉之際能不寒心故上用深仁結之而卒用藩臣議出刺外州正上英斷曉事處也玄宗十分要學太宗觀其對朝隱曰卿為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又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為且曰能副朕意實在斯人渾是太宗家法只是能學太宗僞處不能學太宗真處能學他做作處不能學他自然處如太宗誅宗弟而玄宗至為長枕大被置十王百孫諸院乃同日誅鋤三子卻又露出本色何也看來玄宗病痛只是一生好色晚年好兵好貨皆從色根生來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